新时代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战略思考*

李岩松　王雪梅

提要：在综述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化和“双一流”给外语专业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以下发展战略：对接国家需求，倡导多元自主发展；丰富教育内涵，融入国别区域元素；创新教育改革，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加强协同合作，促进互动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外语教育；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李岩松，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校长；王雪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而言，有必要在回顾外语专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接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探索相关发展战略。鉴于此，笔者扼要梳理了外语专业教育不同阶段人才培养的特点，结合全球化和“双一流”背景，剖析我国外语专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相应发展战略。

二、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历程

我国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高校所开设的外语系科相对较少。截至1949年9月，全国205所高等学校中，41所设有外国文学（或英国文学）系，10所开设外语（英语）师范专科，13所学校设有俄文系科（包括俄文师范科），1所学校设东方语文系，1所学校设西方语系，2所学校设法文系（戴炜栋，2008）。当时的外语专业教育为精英教育，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通才。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阶段，基于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需要，外语专业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俄语专业发展迅猛，英语专业大量减少。1956年以后，英语等其他外语专业有了一定扩大。1966年，共有74所高校设有英语专业，外语语种多达41种（戴炜栋，2008）。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该阶段外语专业招生人数较少，主要培养服务于各行各业需求的应用型外语人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外语专业的数量和质量均发展迅速，英语专业尤为突出。2016年本科专业开设高校数排行榜显示共有737所高校开设英语专业，位居第一（王文斌、徐浩，2017）。综而观之，一方面外语语种日趋丰富。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中，外国语言文学下设有英语、俄语、德语、商务英语、翻译等62个专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现已增至84个（王文斌、李民，2018）。另一方面外语专业学习者增多。仅英语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就超过40万人，精英教育演变成大众教育，人才规格由单一的外语技能型人才逐渐拓展为“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三、新时代外语专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球化时代外语专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交流互动为外语专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首先，国际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类人员跨国流动日趋增多，高校各专业学生都高度重视外语学习，其外语能力普遍提升，外语专业学生的语言优势相对缩小。其次，在信息化社会中，知识的创造、传播速度加快，学生的外语专业知识体系必须在终身学习过程中不断更新。最后，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之间的匹配度降低。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调整外语专业的定位，打造自身区别于其他专业的特色，需要充分考量。

（二）“双一流”背景下外语专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双一流”建设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在一定意义上，一流外语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探索实现中国外语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的过程。如何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等需求，充分发挥外语优势，培养高水平外语人才，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语研究体系，需要外语界深入探讨。特别是我国正在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是连通的桥梁和纽带，在一定意义上，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实现“五通”的前提和基础。外语学科亦有必要考量如何进一步加强外语语言服务研究和实践工作。

四、新时代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战略

（一）对接国家需求，倡导多元自主发展

新时代我国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应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倡导自主性、多元化发展。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单一意义，而是建立在具体语境基础之上的（Rizvi & Lingard，2010）。历史、文化、经济等的区域差异体现在外语学科的不同定位与使命上，不可千校一面。就外语学科所在的高校而言，无论是传统外语院校，还是综合类或者理工类院校，都有自己优秀的办学传统和学术传承。各学科应积极挖掘自身发展的内生路径和外生路径，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准确定位学科发展目标和特色。彭青龙（2016）认为要主动对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特色化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为重要目标，以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为手段，以创新驱动、协同发展为途径，以国际化战略为支撑，有计划、有步骤地争

创区域性、全国性和世界性一流外语学科。

具体而言，各高校外语学科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实现多元自主发展。宏观上，全面对接全球化趋势、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深度思考如何结合大环境实现外语学科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中观上，充分考量学校办学定位、办学目标以及传统优势学科群。在坚守外语学科内在属性的同时，积极探索和优势学科结合的可能性，拓展交叉学科领域，实现创新发展和错位发展。微观上，充分挖掘本学科内部发展要素，诸如学科的历史传承、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学生需求等，进而明确优势和不足，消除学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突显专业方向优势。譬如北京大学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坚持“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理念，以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富于创造精神和具有多学科知识基础的外语专业人才为目标，除设有21个本科外语类专业外，另有近40种现代语言、古代语言、少数民族及跨境语言资源。又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基于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确定了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发展目标，率先提出了“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

（二）丰富教育内涵，融入国别区域元素

新时代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进一步丰富了外语专业教育的内涵。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对象涵盖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翻译、国别与区域、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其中国别与区域研究以及相应人才培养成为外语专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国内外各高校从人才定位、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不同层面进行改革，融入国别区域元素。譬如北京大学2018年4月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把区域国别研究确立为一流大学建设规划中的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专门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规划、学科设置、机构设置、项目设置等，区域国别研究享有北大其他重点建设学科（群）的资源（李晨阳，2018）。东京外国语大学确立了以语言文化研究和区域国别为主的课程改革模式，在语言文化基础上增加了以区域国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社会研究课程和专业，同时设立世界通识教育计划以及全球英语语言能力提升项目，致力于培养外语人才的多元能力。清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要求博士生同时掌握一门通用语种和对象国语言，在系统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等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再去发达国家进修，去对象国做田野调查，学制长达六年。国别区域研究和国别区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相关元素在课程体系中的深度融入等可见一斑。

（三）创新教育改革，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语人才亟须彰显其多语种特色。培养高端外语人才，使其有能力在多国语言文化中游刃有余、在国际组织胜任高级职务、出任高级外交官、服务于跨国合作企业等，是我国高校必须完成的时代重任（戴曼纯，2016）。Neeley & Kaplan（2014）指出，跨国公司员工中语言能力欠缺者往往失去话语权和地位，易于被语言能力强（如本族语者）的对方利用、操控。美国政府以及各级教育部门在不断增加经济投入的同时，在社会政治场合广泛开展与外语学习有关的宣传活动，积极推进各级外语

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等。通过多途径提升美国大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全球竞争力，以实现培养所谓“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和重建所谓“世界高等教育秩序”的梦想（吴格非，2017）。因此，各外语学科有必要创新改革，培养国家亟须的高端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提出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的战略。所谓“多语种”即至少精通两门以上第二语言，具有出众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即“互通互联”，强调基于多语言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人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自觉，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教学促进国别、区域研究意识，以问题研究导向提升学生在某一领域的专精。该人才理念的内涵为“会语言”（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复语能力）、“通国家”（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国别区域知识的立体化建构与运用能力）、“精领域”（精通跨专业领域知识，具备全球胜任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首先采用“非通用语种＋英语”“英语＋其他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等多种形式，夯实语言基础。其次，推进完全学分制，建立与学分制相适应的学籍管理制度。实现课程教学资源绿色共享，促进学生的跨院系、跨专业选课，建立科学合理的转专业制度。再次，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学院，实施战略拔尖人才培养。设立“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多语种国别区域人才实验班”“多语种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多语种外交外事人才实验班”等平台，推行多元化、个性化培养理念，实施“双院制”管理模式。最后，基于学生为本理念，完善学习支持体系和多元动态评价机制，开设知识拓展、学术训练、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第二课堂，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和共享空间等。

（四）加强协同合作，促进互动发展

所谓协同合作，一方面是与国际同类院校或者学科协同合作。胡开宝和王琴（2017）指出在当代，外语学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下降，甚至愈来愈边缘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只有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努力与国际发展趋势对接，方能实现外语学科的快速发展。基于内在属性和外在社会需求，外语学科需不断拓展教育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教育国际化一般包括三个模式，即以大多数英语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所形成的以‘教育输出——工具主义’为主的发展模式；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主要代表形成了‘教育输入——教育主义’为主的发展模式；以大多数非英语的发展国家与一些新兴的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国家为代表所形成的输入与输出‘互动平衡发展’的国家教育模式（杨启光，2011）。在新时代“双一流”背景下，外语教育的发展应做到输入与输出相融合，通过联合办学、联合学位、目的国办学、师资流动、学分学位互认等实现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是国内外语学科之间的互动合作，特别是同类院校外语学科的合作交流。2018 年 3 月 17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首届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成立大会，200 余名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会议成立了“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其宗

旨为创新学科发展机制，培养卓越国际化人才，打造高水平研究成果，提供高端社会服务，促进文化传承交流，建设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提升外语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联盟的成立顺应“双一流”的发展需求，也体现出国内外语学科对建设一流学科，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共同期望。各外语学科的合作不仅包括教学资源共享，还包括科研协同攻关，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诚如许钧（引自梁君英、韩天高，2017）所言，是不是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有没有找到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能不能回应重大的社会发展需求，这是衡量学科进步的标尺。王宁（引自梁君英、韩天高，2017）也指出，今后中国外语学科学者不仅要掌握本国问题话语权，还要就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提出中国方案。由此可见，国内各外语学科有必要协同发展，共同培养一流人才，打造一流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学科。

五、结语

外语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使学生符合社会的某种需求，还应该开发心智和想象力，提高深刻反省个体和世界关系的能力（Kramsch et al.，2010）。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外语专业教育应坚持前瞻性、开放性、实践性、多元性的原则，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师资队伍、文化传承创新、社会服务等不同层面改革发展，逐步建构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

注解

*本研究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土著语言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AFA180013）和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关键本土语言研究（项目编号：ZDI135-78）资助。

参考文献

[1]Kramsch C, McGinnis S, Patrikis P, Ryding K, Sau-ssy H. Transform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0, 92（2）:287-292.

[2] Neeley T & Kaplan R. What’s your Language strateg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 92（11）:25-25.

[3] Rizvi F & Lingard B. Lingard. *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y*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4]戴曼纯．我国外语人才需求抽样调查[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4）：614-624.

[5]戴炜栋．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6]胡开宝，王琴．国际化视域下的外语学科发展：问题与路径——以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为例[J]．外语教学，2017（2）：1-6.

[7]李晨阳．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J]．世界知识，2018（2）：73-73.

[8]梁君英，韩天高．一流外语学科的发展路径——浙江大学“2030学科畅想”暨外语学科发展高层论坛综述[J]．外语研究，2017（1）：66-68.

[9]彭青龙．论学科评估新趋势和外语学科内涵建设新路径[J]．外语界，2016（3）：34-41.

[10]王文斌，徐浩．2016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11]王文斌，李民．外语教育属于什么学科？——外语教育学构建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探析[J]．外语教学，2018（1）：44-50.

[12]吴格非．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背景下的外语政策与全球公民教育[J]．2017（7）：59-65.

[13]杨启光．教育国际化进程与发展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